鲁迅，怎么读？

□ 陈　浩

对中国读书人而言，鲁迅是个永恒的、绕不开的话题。

前几年，鲁迅退出中学语文教材的话题被人们广泛议论着，姑且不管教育层面的思考，仅这个话题本身引起热议就充分说明了“鲁迅”这一符号的非同一般。

有时候我在想，鲁迅本人会愿意人们一直谈论他、一直读他的作品吗？虽然他本人未必愿意，但作为文化遗产的鲁迅，却是我们后人不可轻易忽视的。

读不读鲁迅，似乎不成问题，每一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中国人，都一定在学校课堂上读过鲁迅。但这和真正的阅读毕竟不一样，更何况在学习过程中，许多人读鲁迅的体验并不好。“读不读”鲁迅，指的不是作为教材的阅读，而是另一种自主自发的、更高层次的阅读。作为学生，除了教材，你还会读几篇鲁迅的文章吗？作为成人，你还会继续读鲁迅吗？

多年前人人读鲁迅、只能读鲁迅的那种“盛况”是不正常的。转眼之间没几个人再读鲁迅，又同样令人惋惜。幸运的是，仍然有一批人在研究鲁迅，用各种方式推动人们阅读鲁迅，老一辈的有钱理群，中年的则有孙郁等人，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境界，从更新颖的、更接近这个时代的角度重新阐释鲁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好书，譬如《心灵的探寻》《鲁迅遗风录》等。阎晶明的《鲁迅还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也是这样的书籍，他结合自己的“鲁迅阅读心史”谈了怎么读鲁迅的问题。

《鲁迅还在》作者、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为了摆脱过度拔高乃至神化鲁迅的错误，新时期以来人们提出了“平视鲁迅”。阎晶明则旗帜鲜明地指出：读鲁迅“须仰视才见”。当然，他的“仰视”并不是拔高鲁迅，不是否定鲁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而是在承认鲁迅思想和文学高度的前提下，去探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与精神世界。我以为，这种阅读鲁迅的态度是客观的，也是必须的——平视鲁迅，你觉得自己够格吗？

这本书收录了十余篇“读鲁迅”的文章。他仰视鲁迅，同时选择了很“接地气”的解读角度：关于鲁迅的吸烟史和生病史，从鲁迅一生的生活习惯去了解他的性格与情感世界；关于鲁迅和他生活的城市，把鲁迅放在独特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关于鲁迅和藤野先生、青年烈士及年轻作家的交往，从事件、细节的考证中，发现鲁迅的坚韧与柔软……角度独特、材料丰富，引人入胜。

鲁迅先生

譬如阎晶明在《起然烟卷觉新凉》中写到，鲁迅烟瘾极大，最多一天50支；他也曾多次戒烟而终未成，甚至为不能戒烟“寻找一点口实”，认为“自己的身体好坏跟吸烟没有直接关系”。这种近似狡辩的话语，活脱脱地展现出一个“老烟鬼”的形象。在作者提供的这些鲜活细节里，鲁迅像个邻家小老头，身上有着浓浓的烟火气息，他绝非“超然于人间烟火之外的神明，而是生活于人间的战士”。

作者始终在提醒我们问题的另一面：生活于人间的战士依然是战士，并且首先是战士。他是离不了烟的战士，虽然烟不是战斗的工具，但它们可以是陪伴，是慰藉。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之后被撤职，还特意买贵烟来抽，并且笑言“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透过这个烟雾缭绕的细节，我们能看到先生坚毅的面庞和坚韧的斗志。

又如《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作者搜集大量资料，从鲁迅本人的“酒事”谈起，进而梳理他文中“酒的意象”，探究鲁迅对酒的理解。“总喝但不是很多，是鲁迅喝酒的基本情形”，但作者也记述了几次醉酒的情形，酒事中见先生酒品与人品。不仅如此，作者还基于民族文化层面去考察鲁迅的“酒事”，他自己喝酒，他创作的小说人物也常常离不开酒，比如孔乙己等。“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文章里，举凡命运失败者、人生落寞者、时代落伍者，大都在愤世嫉俗的同时，有着借酒消愁而且通常是借别人的酒消愁的悲伤经历。”一杯酒，充满诗意，同时浸透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传统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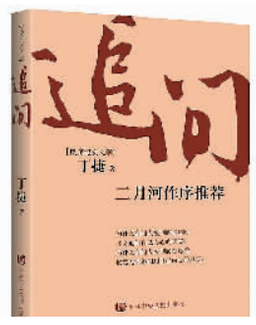
烟酒，反映了鲁迅日常的生活。然而阎晶明要传达的不仅是生活中的鲁迅，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最大的价值，正是在平凡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万象中发掘出深刻的国民性，并进行深入剖析与思考。即使庸常如温一壶烧酒飘飘欲仙的小日子，在先生看来，“比之外国士兵的烂醉街头，正是自我麻醉与刚烈之气的差异暗示”。这种于平凡处见深刻的思想高度，就是我们须仰视鲁迅的原因之所在。

今天的人们，有的选择遗忘鲁迅，甚至把鲁迅扫进故纸堆；还有的津津乐道于鲁迅的一些“谜团逸事”“黑历史”，打着“还原鲁迅”的旗号消解鲁迅的价值，消费甚至否定、污化鲁迅。如此这般对待民族精神和文化遗产，正是鲁迅先生当年深深忧虑的。他曾经思考的、担忧的、批判的，在今天的社会依然存在；他期望人们将他“遗忘”，正是因为他期望着将来已经是新的世界，将来的人们都已经是新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远远没有过时。

阎晶明说“鲁迅还在”，是基于这样三点判断：一是“真正的经典不会被撼动”，一是“鲁迅思想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现实性”，还有一点是“鲁迅思想活在人间”。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和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了非常大的差异；但我们国民性中所传承的或优或劣的基因，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虽然鲁迅早已远去，但他必须“还在”。

追问内心的真实

□ 冀　鲁



今年4月，《追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悄无声息地上市，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加印数次，销量超过了50万册，且绝大多数是零售。

我们知道，纪实文学比起小说来，写作上受限很多。缺乏了虚构，情节就不可能有多丰富，又何况反腐题材种种的限制。那又是什么，使得这本书如此受欢迎？

于是，这本书摆上了我的书案。

《追问》由8个故事组成。作者丁捷从中纪委提供的633个案例中，筛选出28个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并与其中的13人进行了面对面的长谈，由此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心路历程的第一手资料，由此炼化出这8个故事，每一个都足以颠覆你对官场的想象以及人性的认知。正如二月河在序言中所说：“所有的人物，大都曾经是颇为耀眼的成功人士，也几乎都因为反腐风暴而受到党纪处分，有的成为了阶下囚。他们的斑斓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他们的心路历程令人惊悚震惊甚至压抑窒息，他们的如此结局令人五味杂陈，瞠目结舌。”

《危情记》里的副市长，一人同时拥有3个“家庭”，并跟多名女性产生纠葛。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电视剧《牵手》中的吴若甫，是在事业奋斗过程中，与心心相印的女子产生了恋情，虽然不道德非伦常，但毕竟存有几分人间真情，“是羞耻而不是可耻，是无聊而不是无赖”。

情感错位的还有一个级别更高的落马官员，《最后的华尔兹》中一位省部级干部。他周旋在两个他认为非常出众的女人——聪明绝顶的老婆和美丽绝伦的女明星之间。谈吐间，他依旧流露出特殊的优越感，认为凭自己的贡献和地位、才华与风雅，完全配得上这样的风流生活。即便几年囹圄，依旧傲慢蛮横，这该是怎样一颗陈腐而残损的心。

《曲终人散》是最后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主角转业到一家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担任党委委员、副总裁。他从“被赋闲”，一步步盘弄人事攀爬至权力的巅峰，担任了集团一把手，组建“私家军”，过上了糜烂的生活。为了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权威，他制定了“五个一工程”，即高声低声“一个声”、大事小事“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然而当他落马，处于曲终人散的凄凉境况时，却把心理失衡的原因归结于被同僚挤压的时间太长，被前任冷落排挤得太厉害，认为内心蓄积了太多的怨气需要释放。他抱怨亲情不厚，谴责友情太薄，为此夜不能寐，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望月流泪。这又是怎样一个扭曲而不知因果的灵魂啊！

8个故事，一群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鲜活地描摹他们从违纪到违法的过程，深刻揭示了腐败高官们矛盾重重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他们灵魂坠落的轨迹。虽然为了保护讲述者的隐私，丁捷把情节打乱组合，但这丝毫不影响文本的真实性。

认真读来，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运用文学力量贯穿当下历史与现实的党风廉洁建设的鲜活教材，倒不如说是一部心灵碰撞实录，更是一部哲思蕴含于理性追问之中的醒世箴言。

5月16日的鸡鸣寺，市政府小礼堂里，《追问》作者丁捷讲述《追问》写作过程中那些经历、感受，以及翻天覆地的心路历程。他坦言，这些真实的故事有的是“潜伏”，有的是“风声”，有的是寒心的感情戏，有的是精心的迷魂阵。但是写《追问》，不为了写故事，而为了写人心人情人性。

8个故事前，有丁捷的《亲历：365个故事365里路》。他说：任何故事，不管你如何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是这个故事的制造者，就是参与者；不是参与者，就是见闻者；甚至连见闻者都算不上，但我们一定会是这个故事的间接关联者。

或许这就是此书受到如此追捧的原因：人们在这里可以照见自己心灵的倒影，与曾经陌生的高官人生的交错呼应。

视线回转，书封上那两句话越来越清晰：为什么有的人被彻底打垮时，才会追问自己内心的真实？　为什么有的人被彻底打垮后，依然无法追问到自己内心的真实？

我想再追加一句：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来一次彻底的追问？

云烟迷旧路　仰首辨归程

□ 林　颐

《楚辞·天问》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彼时去古已远，荒草萋萋。而今回望，更是渺渺无稽。惟有神话传说，尚留些微履迹。

各国古史，希腊、拉美、印度，莫不如此。中国的最初面貌，同样模糊难觅，藏于口耳相传。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黄帝征蚩尤、大禹治洪水……我们的神话很古老，作为一门学问，诞生却不过百余年。晚清末年，西学东渐。从此迄今，烙印深刻。

这一点，刘毓庆有体会。他多年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现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学研究院院长。《神话与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一书，是他毕30年之力的论文精选。刘毓庆自述，经历“云烟迷旧路，仰首辨归程”的迷茫之后，他发现，最大的错误出在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上，于是他放弃了西来理论，仅以其做参考，改为从中国文献文本出发，进行梳理分析。

以我陋见，中国神话学研究不必刻意排斥西方影响。如刘毓庆说“逐日”的“弑父情结与抗争意识”，分析“女娲补天”与生殖崇拜，虽说这是各民族早期先民的共同意识，但在他的解释过程里，以性欲作为创造力的源泉，以“水”之神话意象考察女性之性焦虑，还是能明显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子。西学严密的结构性和系统性要求，在把散落的中国神话归拢成体系方面，是功不可没的。当然，中国文化的内核，不能丢。

搜神志异、训诂考据的治学传统，形成了中国神话学的另一脉络。1925年，王国维就在《古史新证》中提醒，“地下之新材料”可供实据，“纸上材料”“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也“不能加以否定”，此谓“二重论据法”。刘毓庆赞同这一观点。他说，要“强调上古史研究的独立性，不过度依赖考古”。《论稿》的特色，体现在方法论上，即以先秦文献为基础，以秦汉以下文献为辅助，参考考古资料、民俗资料和民间传说，多重证据，以证其成。

以《玄武图的神话内涵及其文化意义》为例。玄武“龟蛇合体”的生物学根据，不可能指考古能否发现“龟蛇合体”化石，世界上没有这样奇异的动物。那么，为什么壁画等艺术频现这种形象？刘毓庆搜检《新唐书》《录异纪》《本草纲目》等记载，推测古人必定见过自然界龟蛇相斗，这种龟可能就是《尔雅·释鱼》所说的：“（摄龟）小龟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张开，好食蛇，江东呼为陵龟。”进一步结合《白虎通》《太平御览》等古籍，刘毓庆推理龟蛇合体即共工颛顼相争之形态，共工即蛇，颛顼即龟，蛇以性征，龟昭长寿，引出先秦生命哲学有关性与寿的思考。

作为山西学者，刘毓庆尤其重视山西地区的上古史研究。他考察太行太岳及其周边地区的神话传说，释名“上党”，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特殊的地理铸造强悍的人格。结合地方志记述，刘毓庆指出，“崇尚英雄、张扬意志、追求圆满，是中国文学承自于上古神话的三种精神”。另外，他对太行山地区神农氏传说的研究，既赖书典博引，并有钱穆等多方论述，渊厚且扎实。

本书还多次提及袁珂的“广义神话学”。“神话是一种叙事形态与思维形态，而不是文化形态，任何时代都会有神话，而不只是限于人类童年。”后记里的这句话，概括了刘毓庆对袁珂的沿袭与发展。吸收前辈看法化为己见，是很好的，但还要关注异议。如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战国秦汉400余年间，诸子百家杜造了许多先古史事，典籍多后人附会。所以，研摩上古史，须注意典籍之可靠性。如何从神话中获得文明发达之端绪，如何达成考古与典籍的更好印证，如何让西学理念与中国传统融合，这些仍是中国神话学的重要命题。

图谋在长远　书店『玩』共享

□ 何勇海

到10月16日，号称“全球首家共享书店”的新华书店合肥三孝口店，正式成为共享书店已满3个月。7月16日，它开启了“共享书店”的经营模式，每天客流量达七八千人次，3个月共借阅1万多册，复借率达60%以上。这家因被写进2017年山东高考作文题而成为“网红”的24小时书店，又一次吸引了舆论的眼球。

它之所以被称为共享书店，是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在线支付99元的押金，即可享受单次扫码借阅总价低于150元的两本图书，不过需要在10天之内归还。看清楚哦，是从书店借阅图书！

书店玩共享，绝对不只新华书店合肥三孝口店一家。在这方面，上海大隐书局走得更远，只要读者持有上海图书馆的借阅证，便能借阅大隐书局内的在售图书。

这实在是对我们传统认知的有力颠覆。书店本来是卖书的，所以长期以来它们对跻身其间的“站读帝”与“抄书族”讨厌有加，认为他们“只看不买”，让书店俨然成了图书馆，影响图书销量，乱翻乱折乱扔也容易造成图书污损，书店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赔本。因此，曾有一些书店作出驱赶“蹭书者”的举动，引发争议。

然而如今，个别书店不仅允许书虫“白看”，还主动变身“图书馆”，开展新书借阅服务，这是经营服务理念的可贵转变。读者是书店的衣食父母，书店应是读者的乐园，不管读者会否照顾他们的生意，都要善待读者，竭诚为读者服务。这种服务包括允许读者随手翻翻，“白看”一阵等小举动，更包括为读者消除消除阅读门槛、降低阅读成本、提高阅读频次等大动作。“书店玩共享”就是在后一方面的努力。要知道，新书售价往往较贵，令一些读者买不起或舍不得买，只能“蹭读”了。

商界有个“潜在消费者”的概念，聪明的商家往往注重呵护潜在消费者，并积极想办法，让潜在顾客变成有效的现实顾客。受到网络书店严重冲击的实体书店，也的确应该通过建立完善的顾客服务体系，挖掘潜在消费者。事实上，从书店借书的读者，有极大的可能在日后成为真正的消费者。比如今天他在书店看到一本新书，觉得借来看看就行了，明天在书店看到另一本新书，也许会觉得值得收藏拥有。何况如今一些书店是多业态经营，借阅服务带来的客流可以增加其他业态的交易额。

书店玩共享，推出新书借阅服务，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书店与全民阅读共兴衰、同进退，全民阅读越兴盛，书店的生意也就会越兴旺，反之，书店的生意也不好做。新华书店合肥三孝口店正是深谙此理，他们打造“共享书店”的目的，就在于推广阅读，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这是新华书店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当全民阅读取得了成果，书店也会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品牌效益。

所以说，书店玩共享，图谋的是久远价值。